【吐小食核】

《请回答 1997》

□鲍鲸鲸(编剧、作家)

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,你在做什么吗?

已经很久不看韩剧了,但最近,一部不太流行的《请回答1997》,让我在北京秋高气爽的天气里,认真地追看完了。

H.O.T最火的那些年,不管男孩女孩都穿着肥裤子大汗衫,BB机里出现的神秘留言,电子宠物里的小鸡特别容易养死,每个月都要买的《当代歌坛》……这些电视剧里出现的情节,我也都能对得上号,息息相关。

我的1997年,是任贤齐在大街小巷唱《心太软》,是看完了《泰坦尼克号》以后,知道了世界上居然有长得那么好看的男人。而1997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,是香港回归时的那场烟花表演,爸妈带着我来北京看。那年的夏天特别热,我和爸妈坐在光明桥下,看着烟花一个接一个地炸上天。手里的冰激凌都忘了吃,一层层地化下来,黏在手上。一阵晚风吹过来,我记得裙子被吹了起来,扑在脸上,不过一个小女孩的走光也没人稀罕看。但被纱裙挡住脸的那个瞬间,我对自己说,我要到北京来,北京的烟花真好看。

第二年,我考到了北京,在附中里学音乐,1997年的那场烟花,确实稍微的,改变过我的人生。

1998年,开始住校的我,每天早上都要出操。6点半浑浑噩噩地起床,丧尸一样聚到操场上,跟着《第四套广播体操》的音乐没头没脑地傻蹦。解散后,学校为了避免我们回去倒头接着睡,会用大音量在校园里播放流行歌曲。歌曲只有一首,无限次地反复播放——许茹芸的《我依然爱你》。有许茹芸陪伴的那一年,是我目前的人生里,唯一早起早睡吃早饭的一年,从未间断。

1999年,《还珠格格》大火。我们一大群女生扎在学校小卖部门前,守着人家店里的电视看,老板在广告时间会向我们兜售自制的冷面。看到最后,小燕子和五阿哥在一起了,我们也被老板喂胖了。

2000年的元旦晚会,老师在地上画了一条线,倒计时的时候,要全班的同学手拉手,一起跨过去,"我们一起跨进了新时代!"全体喊完之后,是漫长的冷场,大家都觉得自己傻透了。但那次,也是第一次和男生手拉手,手心里的汗现在好像还能重新泛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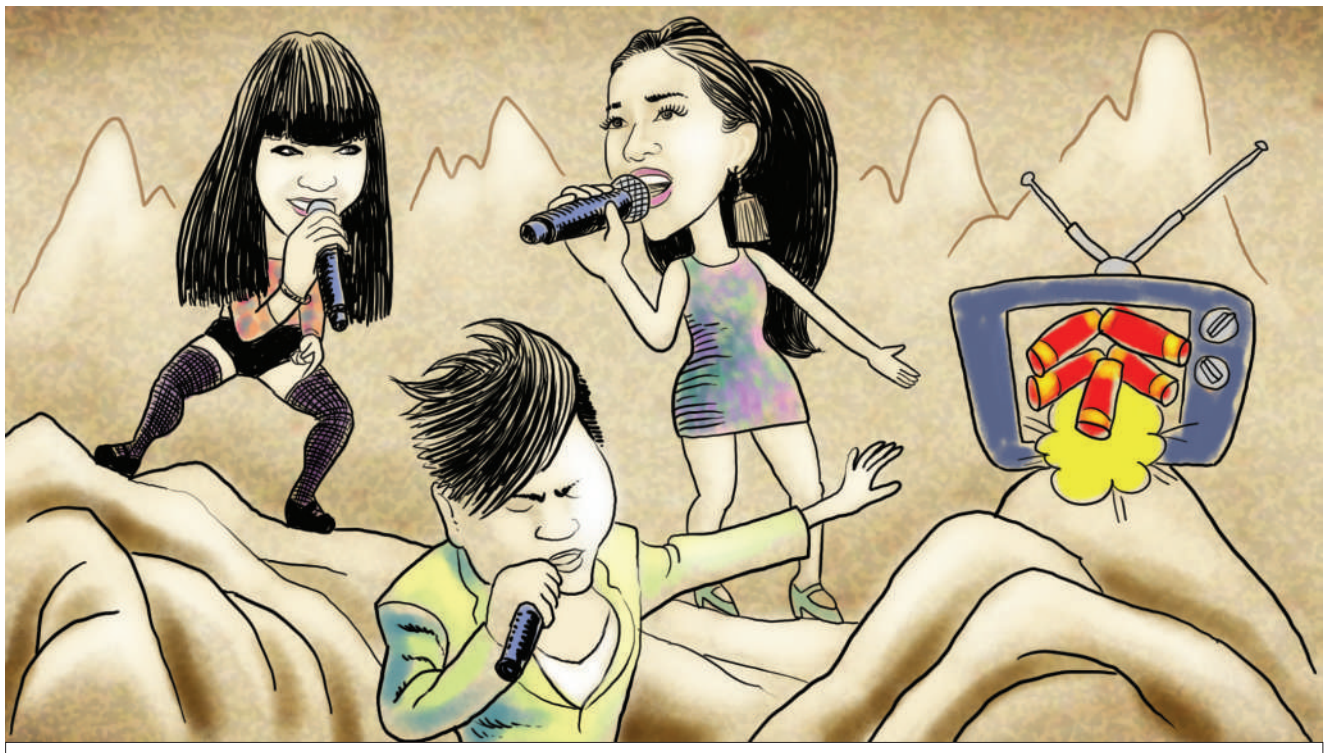
2001年,高年级的学姐开始教我们怎么自己做面膜了,整栋女生宿舍,看起来都像是外星人的基地,所有女孩脸上摊的不是屎黄就是惨绿。2002年,我开始看安妮宝贝和石康,脸上开始出现"决绝"和"冷冽"的表情。2003年,非典,躲在家里看疫情播报,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"事件"。2004年,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学音乐了,因为k歌的时候总是被笑话,每年的视唱练耳考试,也总是离及格线差得很远。瞒着爸妈去考了电影学院。初试结束后,其实前途也未定,但却觉得自己的这一段旅程,已经告一段落了。

好像就是从1997年开始,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小屁孩儿,是个可以和世界叫板的成年人了。1997年之后,对某个人和某件事的爱,都会排山倒海的来,然后又转瞬即逝。1997年之后,脸上开始长青春痘了,不再要妈妈帮我买衣服了;1997年之后,开始了那个漫长的叫青春期的旅程,磕磕碰碰,摔过疼过,但照片上留下的笑脸也很多。

现在是2012年9月27日,窗外暴雨将至,真有点世界末日的影子。我坐在屏幕前写下这些话,很想用邮件发回1997年。

嘿,1997年的鲍鲸鲸,你在吗?

请回答。



"好声音"要上春晚,终极PK即将上演。 新京报插图/许英剑

【午夜恶之花】

夏末海岸线

□徐展雄(编剧)

傍晚的海风让他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是时候离开了,他想。

他放下正在擦拭的酒杯,眯起眼睛,望向朦胧的海岸线。起雾了,还有零星几个人在岸边嬉戏,其余的人,都三三两两地结伴朝他的方向走来。放眼望去,在他和天际线之间,到底还有多少女人?五十个?三十个?她们之中又有几个人没有男人的陪伴?

他无法确定。是时候离开了。夏天就这样结束了,可他的身体正在抵抗这一想法。他的左手伸入右臂的衣袖,摸索着结实的肱二头肌。就在那里,黑色制服的掩盖下,一个青黑色的骷颅头文身,如暗黑之中的灯塔,正在向他发送诱惑的信号:再等等,哪怕再等一个晚上。他仿佛听见了身体的渴望。对女人的渴望,像浪花一般,冲刷着他贫瘠的脑海。

一个旅行团把户外酒吧的位子占满了。领队百无聊赖地走到吧台边,点头向他示意下单。他转身向烧烤架边的厨师点了点头,随即又回过身,将刚刚擦拭干净的玻璃杯一字排开在吧台上,每杯都放入少许冰块和几片薄荷叶,调起龙舌兰酒来。

她太小了。他注意到旅行团其中的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,二十岁左右的样子,身材已经发育,可颜面却还稚嫩。一层薄毛毯包裹着她的身体,她的母亲在毛毯的领口处系上了一个大回形针。

"能给我一杯马天尼吗?"然后,他看见了她。她坐在吧台远端,穿着红色比基尼,披着一层薄纱,戴着假睫毛的眼睛望着陷入黑暗的海,她的声线令他想起了之前的某个女人。他舔了舔干燥的舌头。骷颅头告诉他,机会来了。

他挑了一个最新鲜的橄榄,放在马天尼酒杯中,送到了她的面前。他故意在她身边停留了片刻。她并没有看他,她仍望着海,她的发梢快要触碰到他的脸。他知道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,感觉到了这强壮的身体所散发的热量。他回过身,然后又在不经意间回头,他捕捉到了她的目光。

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。旅行团渐渐地散去,几百米开外的另一个户外酒吧已经开始收拾桌椅了。她还在吧台的那一侧,她已经喝了四杯马天尼。她在等他。

是时候下班了。他退回到工作间里,换下制服,走了出来。她消失了。他的眼睛再次在他与天际线之间寻觅。然后,他看到了她。她正靠着海岸朝另一个方向踱步,远处灯塔的光芒勾勒出她姣好的身材,披在肩上的薄纱又平添了几分诡异的魅力。他干涸的喉结正在滚动。

她令他想起之前的那个女人。现在,那个女人应该正躺在北方城市郊外的山坡泥土里。她惶恐失措的眼睛应该仍然睁开着,她脖子上的那道勒痕是如此的性感。他喜欢回忆那些女人,这会让他的高潮提前到来。

他摸索着右手边的裤袋。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根绳索。他双手把绳索拉紧,它紧绷得犹如此刻他全身的肌肉,被拧干了最后一滴水分。他笑着向她走去。

【作旧句子】

月亮的歌

□咪咩(媒体人)

正值秋高气爽的时分,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几天北京夜空的大好月亮?八点多钟天色刚刚全暗的时候,总有一轮月亮挂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,如果你刚巧经过没有遮挡物的漫长马路,往往会恍神,不知道那片明黄色的,雾霭缭绕的琥珀色悬浮发光体究竟是人间的器物,还是外星来客乘坐的交通工具,或只是月亮本身而已?

最近常被一个人说是"标准文科生,科学常识极度欠缺",而把对神秘月亮之爱寄托在一些音乐里,恐怕又是只有文科生才会干出来的事情吧。

关于月亮的一些音乐,无论听了多少次,就算已经流行到俗烂,那还是好听的(当然,通俗到诸如《月亮之上》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那样的程度,也就不可能有感觉啦)。比如Andy Williams版本的《Moon River》(这位老歌手已经在前晚因膀胱癌去世了)、宇多田光版本的《Fly me to the moon》、肖邦好多首夜曲等等等等,在明亮静谧的月光下发生故事的几率总会多一点。

而喜欢写月光的歌手,我总是比较容易喜欢。比如王菀之。她在《月亮事》里唱到孤独,歌词里始终没有提到月亮二字,但那种自省和自我提示,被这个名字一收拢,让人总觉得歌者的一切思路,都来自月光的治愈作用;而这首歌的粤语版《月亮说》则多了些幽怨,"情话是美景一心醉便忘形,湖岸是背景,轻舟点出尾声"、"明月夜冷清,只因心水已清",这些歌词里的"普通青年"却都是作为文艺青年的我喜欢的清澈句子。

最近边跑步边听李宇春的新专辑,整个听下来最喜欢的都是两首她自己填词的,和月亮有关的歌,《海上的月亮》和《当时》,她越来越善用一些陌生化的词汇和一些巧妙的婉转句子写入歌词了,虽然还摆脱不了一些匠气,写情写景总会生硬地归到小型情爱上,但终究和那种只懂押韵的词作者拉开了距离,而能在歌词里写出"暗红月亮"意向的作词人,我真的在期待她的下一个词作了。在《当时》里,一开始就唱"当时还听着当时的月亮",然后又以"当时的月亮早已化作了阳光"作结,把王菲的《当时的月亮》入句,有种让人心领神会的故事感。

月亮底下似乎也并无新事,但月亮总有暗面,也总有愿意解构月光的人。我喜欢伍佰那个版本的《黄色月亮》,带着没有人会理解的情绪电波,进入干脆的、甜蜜的、不啰唆的世界;当然还有人人都爱的专辑《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》,太阳与月亮,过程与结局,生与死,正与反,都在奇妙的声响和疯狂的幻象里。

听景当然不如看景,现在是北京最好的时节,除了大白天抓住机会外出游玩之外,倒不如趁着夜色出门晒晒月亮,看看世间这个最富治愈系的小小单品,幻想一下不太科学的情与景,做一尾在夜空飞向月亮里的飞鱼吧。

责编 甘丹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